

第二节 谏言奏折辅朝政 刚直不阿为国强

韦云起 京兆万年人。隋开皇中，以明经补授符玺直长，后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判农圃监事。后被人诬陷而死。云起一生刚直，少时太学博士王颇颇曾说：韦生识悟如是，必能自取其富贵，然刚肠疾恶终当以此害身。

有一次，隋文帝问：“外间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时有后部侍郎柳述在帝侧。云起应声奏曰：“柳述骄豪未曾经事，兵机重要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婿遂居要职，臣恐物议以陛下官不择贤，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顾谓述曰：“云起之言，汝药石也，可师友之。”仁寿初，诏在朝文武举人，述乃举云起进授通事舍人。大业初改为通事谒者，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列相判荐，附下周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谨鉴朋党人姓名及奸状。”看了韦云起之奏书后，隋炀帝即令有司追究，政局得以安稳。

韦承庆 字延休。擢进士第，补雍王府参军事。曾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因以修《则天实录》之功，赐爵扶阳县子。卒，赠礼部尚书，谥号温。唐书载：仪凤四年五月，诏皇太子贤监国，时太子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承庆上书谏曰：

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也，所以承宗庙之重，系亿兆之心，万国以贞，四海属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姿，岳峙泉淳，金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储副，寄殿下以临抚，欲使照无不及，恩无不覃，百僚仰重曜之晖，万姓闻淬雷之音。夫君无民无以保其位，人非食无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顷年以来，频有水旱，菽粟不能丰稔，黎庶自致煎穷。今夏亢阳米价腾踊，贫窶之室无以自资，朝夕遑遑，唯忧馁谨。下人之瘼实可哀矜，稼穡艰难，所宜详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极，殿下所以守器东宫，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岂唯上玄之幽赞，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则社稷不得独安，百姓乱则帝王不得独理。故古之明君，饱而知人饥，温而知人寒，每以天下为忧，不以四海为乐。今关陇之外，凶寇凭凌，西土编凋丧将尽，干戈日用，烽柝荐兴，千里有劳于馈粮，三农不遑于稼穡。殿下为臣为子，乃国乃家，为臣在于竭忠，为子期于尽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国不可以自康。一物有亏。圣上每留神念，三边或梗，殿下岂不竞怀。况当养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门之内，造作不常，玩好所营或有烦费。倡优杂伎，不息一前，鼓吹繁声，亟闻于外，既喧听览且黩宫闱。兼之仆隶小人，缘此得亲左右，亦即奉承颜色，能不恃托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傥使微累德音，后悔之何及？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此皆无益之事，固不可忧而悦之。臣又闻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足。知高危不可不慎，满溢不可不持。易曰：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敬慎之谓也。在于凡庶，能守而行之，犹可以高振声华，坐致荣禄。况殿下有少阳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闻，小能而天下咸服，岂可不为尽善尽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伏愿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静默无为，恬虚寡欲，非礼勿法不言。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正人端士，必引而亲之；便僻侧媚，必斥而远之。使惠声溢于远近，仁风翔于内外，则可以克享终吉，长保利贞，为上嗣之称首。奉圣人之鸿业者矣。”

又尝为《谕善箴》以献太子，太子善之，赐物甚厚。

韦嗣立 字延构，承庆弟。少举进士，补双流令，政有殊绩，为蜀中之最。则天时，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中，为修文馆大学士。为兄承庆代相，尝于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临幸，令从官赋诗，自制诗序，因封为逍遥公。睿宗时，拜中书令。卒，赠兵部尚书，谥号孝。嗣立有二篇上疏，辞甚典美，鞭挞时弊，很有见地。则天光宅时，学校颓废，刑法滥酷，嗣立上疏谏曰：

“臣闻古先哲王立学官，掌教国予以六德、六行、六艺，三教备而人道毕矣。《礼记》曰：‘化人成俗，必由学乎。’学之于人，其盖博。故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王之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国之俊选皆造焉。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太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白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学而成者也。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竟以侥倖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驰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又垂拱之后，文明在辰，盛典鸿休，日书月至，因藉际会，入仕尤多。加以谗邪凶党来俊臣之属，妄执威权，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为忧，道路以目，人无固志，罕有执不挠之怀，殉至公之节，偷安苟免，聊以卒岁。遂使纲领不振，请托公行，选举之曹，张长渝滥。随班少经术之士，摄职多庸琐之才，徒以猛暴相夸，罕能清惠自勛。使海内黔首，骚然不安，州县官僚，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宁，不可得也。陛下诚能下明制，发德音，广开庠序，大教学校，三馆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别求仕进，皆入国学，服膺训典。崇饰馆庙，尊尚儒师，盛陈奠荣之仪，宏敷讲说之会，使士庶观听，有所发扬，弘奖道德，于是乎在。则四海之内，靡然向风，延颈举足，咸知所向。然后审持衡镜，妙择良能。以之临人，寄之调俗；则官无侵暴之政，人有安乐之心，居人则相与乐业，百姓则皆恋桑梓，岂复忧其逃散而贫窶哉！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于兹。故知务学之源，岂唯润身进德而已，将以诲人利国，可不务之哉！臣闻尧舜之日，画其衣冠；文、景之时，几致刑措。历兹千载，以为美谈。臣伏惟陛下睿哲钦明，穷神知化，自轩、昊已降，莫之与京。独有往之论法，或未尽善，皆由主司奸凶，惑乱视听。寻而陛下圣察，具详之矣，然竟未能

显其本源，明其前事，令天下万姓识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衔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诚愚暗，不识大纲，请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杨、豫之后，刑狱渐兴，用法之伍，务于穷竟，连坐相牵，数年不绝。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间，内苞豺狼之心，外示鹰鹤之迹，阴谋潜结，共相影会，构似是非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为巧诋，恣行楚毒，人不胜痛，便乞自诬，公卿士庶，连颈受戮。道路籍籍，虽知非辜，而锻炼已成，辩占皆合。纵皋陶为理，于公定刑，则谓汗宫毁枢，犹未塞责。虽陛下仁慈哀念，恤狱缓死，及览辞状，便已周密，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犯，虽欲宽舍，其如法何？于是小乃身诛，大则族灭，相缘共坐者，不可胜言。此岂宿构仇嫌，将申报复，皆图苟成功效，自求官赏。当时称传，谓为罗织。其中陷刑得罪者，虽有敏识通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诛夷，或遭窜殛，并甘心引分，走之如归。故知弄法徒文，伤人实甚。赖陛下特回圣察，昭然详究。周兴、丘勣之类，弘义、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诛，事暴遐迹，而朝野庆泰，若再睹阳和。且如仁杰、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际，亦皆已自诬。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则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输忠圣代，安可复得！陛下擢而升之，各为良辅，国之栋干，称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后是哉？诚由枉陷与甄明尔。但恐往之得罪者多并此流，则向时之冤者其数甚众。昔杀一孝妇，尚或降灾，而滥者盖多，宁无怨气！怨气上达则水旱所兴，欲望岁登，不可得也。倘陛下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归罪于苛刻之徒，降恩于枉滥之伍。自垂拱已来，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无轻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苏。伏法之辈，追还官爵，缘累之徒，普落恩造。如此则天下知此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欢欣，则感通和气；和气下降，则风雨以时；风雨以时，则五谷丰稔；岁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远哉！伏愿陛下深察。”

景龙三年，嗣立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时中宗崇饰寺观，又滥食封邑者众，国用虚竭。嗣立上疏谏曰：

“臣闻国无九年之储，家无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国非其家。故知立国立家，皆资于储蓄矣。夫水旱之灾，关之阴阳运数，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尧遭大水，汤遭大旱，则知仁圣之君所不能免，当此时不至于困弊者，积也。今陛下仓库之内，比稍空竭，寻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须赈给，徵发时动，兵要姿装，则将何以备之？其缘仓库不实，妨于政化者，触类而是。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故《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诚哉此言，非虚谈也。且玄旨秘妙，归于空寂，苟非修心定慧，诸法皆涉有为。至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但学相夸壮丽，岂关降伏身心。且凡所兴功，皆须掘凿，蛰虫在土，种类实多。每日杀伤，

动盈万计，连如此，损害可知。圣人慈悲为心，岂有须行此事，不然之理，皎在目前。世俗众僧，未通其旨，不虑府库空竭，不思圣人忧劳，谓广树福田，即是增修法教。倘水旱为灾，人至饥馁。夷狄作梗，兵无资粮，陛下虽有龙象如云，伽蓝概日，岂能裨万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于道法既有乘，在生人极为损，陛下岂可不深思之！臣窃见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门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虫霜旱涝，曾不半在，国家支供，何以取给？臣闻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须业著经纶，功申草昧，然后配宗庙之享，承带砺之恩。皇运之初，功臣共定天下，当时食封才三二十家，今以寻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有余则或致奢侈，不足则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仆，多挟势骋威，凌实州县。凡是封户，不胜侵扰，或输物多索裹头，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叹，远近共知。复有因将货易，转更生徵，徵打纷纷，曾不宁息，贫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于左藏请受，不得辄自徵催，则必免侵扰，人冀苏息。臣又闻设官分职，量事置吏，此本于理人而务安之也。故《书》曰：‘在官人，在安人。官人则哲，安人则惠。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采乡典之誉，然后辟于州郡；州郡有声，然后辟于五府；才著五府，然后升之天朝。抉此则一人所择者甚悉，擢一士所历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锦，不可使人学制。’此明用人不可审择也。用得其才则理，非其才则乱，理乱所系，焉可不深择之哉！今之取人，有异此道，多未甚试效，即顿至迁擢。夫趋竞者人之常情，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务进不避侥倖者，接踵比肩，布于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内外，则有回邪赃汗上下败乱之忧；有武者用将军戎，则用庸懦怯弱师旅丧亡之患。神授无限，员阙不供，遂至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祇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国家大事，岂甚于此！古者悬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无才，则有才之路塞，人君子所以遁迹销声，常怀叹恨者也。且贤人君子，守于正直之道，远于侥倖之门，若侥倖则贤者不可复出矣。贤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复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国将危矣，陛下安可不深虑之！又刺史、县令，理人之首，近年已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选人，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此风久扇，上下同知，将此理人，何以率化？今岁非丰稔，户口流亡，国用空使，租调减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将何以理国乎？臣望下明制，具论前事，使有司改换简择，天下刺史、县令，皆取才能有称望者充。自今已往，应有迁除诸曹侍郎，两省、两台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特宰得人，天下大理，万姓欣欣然，岂非太平乐事哉！唯陛下详择。”

韦温 字弘育，德宗、宪宗时人。系中宗韦后之堂兄。神龙初，擢宗正卿，迁礼部尚书，封鲁国公。景龙三年，以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遥领扬州大都督。中宗崩后，韦后专权，怕政变，救命温为内外总兵，戍卫省中。玄宗起兵杀后，温及韦家诸子弟被斩。

韦温，7岁日念毛诗一卷，11岁应两经举登第，补咸阳尉，后为吏部侍郎。卒，赠工部尚书，谥号孝。为右补阙忠鯁救时，宋申锡被诬，温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辅，不当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辈谏官岂避一时之雷电，而致圣君贤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阁切争之。大和五年，太庙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罚宗正卿李统将作王堪，乃诏中使鳩工补葺之，温上疏曰：

“臣闻吏举其职，国家所以治，事归于正，朝廷所以尊；夫设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国有经费而最重者，奉宗庙也。伏以太庙当修，诏下蹄月，有可弛堕，曾不加诫，宜黜慢官以惩不恪之罪，择可任者责以缮完之功，此则事归于正吏举其职也。而圣恩不劳，百职无旷，今慢官不恪，止于罪俸，宗庙所切，便委内臣，是许百官公然废职，以宗庙之重为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窃为圣朝惜此事也。事关宗庙，皆书吏策，苟非旧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诏书，得委所可营缮，则制度不紊，官业交修。”这份奏折促使皇上停止补葺太庙第四第六室缺漏。

群臣上尊号，温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称皇，功如五帝止称帝。徽号之来，乃圣王之末事。今岁三川水灾，江淮旱歉，恐非崇饰徽称之时。”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

李德裕作相，迁礼部员外郎。或以温厚于牛僧孺，言于德裕。德裕曰：“此人坚正中立，君子也。”郑注镇凤翔，自知不为所齿，求德门弟子为参佐，请温为副使。或以为理不可拒，拒则生患。温曰：“择祸莫若轻。拒之止于远贬，从之有不测之祸。”郑注诛，转考功员外郎。寻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以父职禁廷，忧畏成病，遗诫不令居禁职，恳辞不拜。

俄兼太子侍读，每晨至少阳院，午见庄恪太子。温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学周文王为太子，鸡鸣时问安西宫。”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称疾。上不悦，改太常少卿。未几，拜给事中。王晏平为灵武，刻削军士，赃罪发，帝以智兴之故，减死，贬官。温三封诏书，文宗深奖之。庄恪得罪，召百僚谕之。温曰：“太子年幼，陛下训之不早，到此非独太子之过。”迁尚书右丞。

吏部员外郎张文规父弘靖，长庆初在幽州为朱克融所囚；文规不时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温居纲辖，首纠其事，出文规为安州刺史。盐铁判官姚勛知河阴院，尝雪冤狱。盐铁使崔珙奏加酬奖，乃令权知职方员外郎。制出，令勛上省。温执奏曰：“国朝已来，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上令中使宣谕，言勛能官，且放入省。温坚执不奉诏，乃改勛检校礼部郎中。翌日，帝谓杨嗣复曰：“韦温不放姚勛入省，有故事否？”

嗣复对曰：“韦温志在铨择清流。然姚勛士行无玷，梁公元崇之孙，自殿中判盐铁案，陛下奖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为陛下当烦剧者？此衰晋之风也。”上素重温，亦不夺其操，出为陕虢观察使。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召拜吏部侍郎，欲引以为相。时李汉以家行不谨，贬汾州司马。温从容白德裕曰：“李汉不为相公所知，昨以不孝之罪绌免，乞加按问。”德裕曰：“亲情耶？”温曰：“虽非亲昵，久相知耳。”德裕不悦。居无何，出温为宣歙观察使，辟郑处诲为观察判官，德裕愈不悦。池州人讼郡守，温按之无状，杖杀之。

韦 湊 字彦宗，唐京兆万年人。赐爵彭城郡公。卒后，赠幽州都督，谥号文。前后上书论时政得失，多见采纳。景尤三年（709年）春，唐睿宗准备建造金仙、玉真两座庙宇，用工巨亿。韦湊进谏曰：“陛下去夏，以妨农停两观人，今正农月，翻欲兴功。虽知用公主钱，不出库物。但土木作起，高价雇人，三辅农人，趋目前之利，舍农受雇，弃本遂末。臣闻一夫不排，天下有受其饥，臣窃恐不可。”帝不应。湊又奏曰：“且阳和布气，万物生育，土木之间，昆虫无数。此时兴造，伤杀甚多，臣环恐非仁圣本旨。”睿宗方纳其言，工役乃止。韦湊的许多奏折，《旧唐书》卷110中均有记载。

韦 皋 字城武，京兆万年人。初为建陵挽郎，后封南康郡王，检校太尉。卒后，赠太师，谥号忠武。

韦皋被封南康郡王不久，顺宗即位后，久病不能临朝，朝中政事由李忠言、王叔文、王伾三人负责。韦皋认为王叔文不可依附，又觉得与韦执谊有一定的间隙，使以大臣可议社稷大计为由，上表请皇太子监国。表曰：

臣闻上承宗庙下镇黎元，永固无疆莫先储，两伏闻圣明以山陵未拊，哀毁逾制，心苏万机，伏计旬月之间未甚痊愈。皇太子睿质已长，淑向日彰，四海之心实所依赖；伏望权令皇太子临抚庶政，以俟圣躬痊愈，平一日万机，免令壅滞。

又上皇太子笺曰：

殿下体重离之德，当储贰之重，所以克昌，九庙式固，万方天下安危系于殿下。皋位于将相，志切匡扶先朝。奖知早承恩。顾，人臣之分知无不为，愿上答眷私罄输肝鬲，伏以圣上嗣膺鸿业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谅暗之际方委大臣，但讨论偶失于善人，而参决多云于公政，今群小得志，隳紊纪纲，官以势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腹心遍于贵位，潜结左右，难在萧墙；国赋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褻慢无忌高下，在心货贿流闻迁转，失叙先圣屏黜藏犯之类，成擢居省寺之间，至令忠臣陨涕，正人结舌，遐迹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奸雄乘便，因此谋动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倾太宗之王业；伏惟太宗栉沐风雨，经营庙朝将垂二百年，欲及千万祀而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贤良，诚凄血诚轮写于此。

史臣评介说：韦南康（即韦皋），慷慨下位之中，横身丧乱之际，力扶衰运，气激壮图，义风凛凛，耸动群丑，吞盗之喉，折贼之角，可谓忠矣！赞曰：南康英壮，志平乱象，力匡交丧。见危能振，蹈利无谤，其心可亮。

韦处厚进六经法言表：

臣闻三皇讲道，五帝讲德，三王讲仁，五霸讲义。所讲不同，同归於理。理道之极，备於《六经》。虽质文相变，忠敬交用，损益因时，步骤不一，然而释三纲越五常而致雍熙者，未之有也。自秦火荡？孔壁穿蠹，曲学异辨，专门多惑。营道之轨并驰，希圣之堂盖寡。芜文错起，浮义互生，简册混散，篇卷繁积。劳神於累代，弊形於当年。其知愈博，其得愈少。夫然，通方之士，达识之儒，且犹不为也。况南面之尊，司道之契，岂不贪其精而遗其粗者乎？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精义神授，博识天资，山峻词峰，泉蓄学海。膺休运则混六合而不让，思屈己则舞两阶而不疑。故当希皇踵帝，肩王斩霸，可以区区近躅，拟於圣德哉！臣处厚臣随采合《易》《诗》《书》《左氏春秋》《孝经》等，因其本篇，掇其精粹，论纪先师微旨，今亦附於篇末，总题曰《六经法言》，合二十卷献上。取诸身必本於五事，通诸物兼畅於三才。始九族以及於百姓，刑室家以仪於天下。圣君良主之住行，哲人壮士之前言，天人相与之际，幽明交感之应，穷理尽性之辨，药石攻磨之规，尧舜禹汤文武理乱之道尽在，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必举。其兴可以劝，其违可以戒，此其所存者也。至如爻象错综，阴阳难名，比兴箴诲，幽隐难释；诰命训论，古今不合，威仪数制，命诸有司，褒贬扬榘，归诸史法，此其所遗者也。商鞅之说秦王，叹帝道之难行；太宗之纳魏徵，流王泽而广被。繇是言之，道无远近，德无重轻，能者挈之如毛羽，不能者举之如嵩岱。今逢希代之君，当难合之运，故不能以百家邪说，六国纵横，秦汉刑名，魏晋偷薄，为盛时道。历代帝王，皆务纂集，魏称《皇览》，梁著《进略》，邺中则有修文之作，江左则有寿光之书。但夸炫於闻见，非垂谋於理本。臣今所贵，实异斯作。陆贾奏甚卑之论，尚称善於高皇；方朔献杂糅之说，犹见知於武帝。伏惟陛下机务之余，燕息之暇，时降省览，天下幸甚。

代裴度论淮西事宜表：

臣某言。臣伏以方岳之任，职主分忧，苟事涉安危，利深社稷，词得专达，臣敢备言，是用轻冒上闻。

伏惟少纾仅逾数月，朝廷未议所伐。臣恐日长奸谋，彼将胶固士心，必希侥幸，啖利滋蔓，事则难图。当其神情尚摇，足以观衅。臣自闻少阳权主留务，众未甚宁。昨知少诚之子，诱扇其军，又以诛戮。天其或者剿绝奸类，大振皇纲，陛下得上顺天心，乘时废置，而又谋之迟久，臣窃为陛下惜之。何则？夫以少诚怙兵偷安，二十馀载，恩惠自己，人知素怀，众之所怀，必厚其子弟，其势以分。臣度具闻不与者半，

所以人心持两，至有动摇。以斯观之，或未尽附少阳。又以新杀其子，必有疑众之心。今若及未宁，出其不意，择四方节制之臣可为其帅者，使驰而入之，移少阳於他镇以待之，彼得所安，必效顺承，而无固众之志，则其党自离心矣。因其所离，而制其命，何求而不克哉！《易》所谓“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然以方布大信，不宜隐情，若先命中贵奉明诏，将告易位，以诚谕之，从而後行，事可以济。臣又度当今节制可以处淮西任者，莫若河中节度使王锴，宽厚慎重，练识军情，必能悦慰群心，镇抚疑党。若将移锴於淮西，而俾与少阳不远矣。朝廷立迁授之权，而内足以除奸蠹之本，使少阳感恩以效命，王锴推诚以莅众，是淮西绝继代之业，朝廷存宏贷之德，亦将以息河北狐鼠之势，示去逆效顺之利，自然风靡以成化，从此不希於苟得矣。斯事体大，伏惟陛下行之。

议者以为少阳兵戎贼臣，曾居叛党，若将易处於关辅之地，宠任以兵戎之权，何异夫朝四暮三，而终不离其数。是不然也。夫根深者难拔，源长者难绝。彼深结众根其人久矣，我能绝之使安，植施於他，以变其所，庸非至计乎？且事不先渐化之道，而欲顿归於大政，亦难矣。方今征承宗以名闻於天下者，岂不恃众违命邀爵乎？若使少阳复而行之，则其罪均矣，不可独赦，则必分师以讨之。当淮楚灾旱之余，徵赋耗竭之日，是使苍生兴流亡之叹，甲兵无暂息之时。上以伤陛下子育之心，下以竭邦赋资用之费，得不审慎其举而保其成算哉？伏以国家艰难已来，何北戎臣，窃据州郡，父歿子代，兄终弟及，皆朝廷稽缓其事，不时即谋，使生人之心，率以沿习，为患久矣。陛下神略独断，超冠百王，事当其机，宜以时革。臣不胜诚恳悃款之至。

这两份奏折言简意赅，说服力极强，说明韦处厚文字功底深厚。

东兰土知州同知韦兆庶（振声）清乾隆九年的奏章，全文如下：

广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庆远府东兰州为查造土官宗支图文册事奉本府帖文

奉本布政使札符照得乾隆拾年正月初一日例该天下大小衙门官员赴京朝觐所有土官过支图文册合行查造备行道府帖仰本州土牧照依事理即将该土官自祖授职到今子孙尽数查出首开衙门官职详尽历袭过支图要见某人年若干岁系某氏嫡生某氏广生某署职授实职冠带或加级服色等项系何年月日征进某处地方有功奉何衙给授务须从实备细造册各付应朝族目齐缴赴部查考等因奉此依将本州土官子孙尽数查出分别履历宗支图及征进有功应赏缘由逐一备开造册施行须至是册者。

广西庆远府东兰州世袭土知州原籍山东兖州府邹县人始祖韦景岱弟景宁自宋朝仁宗皇绍四年随大将军狄青收依知高于昆仑关著有功绩委人都彝创立州衙初授木兰冠带哨长后屡次有功蒙庆远府经略题授木兰哨安抚司颁降印信随给平林都铭三旺及内外十二哨瑶地世袭管理自宋历元子孙世袭司职及一世祖韦钱保于洪武十二年开僻宜山都街洛索金城一带地方疏通道路蒙稽功兵部侍郎黄师授东兰世袭服色土司知州于洪武十三

年颁给印信十四年奉调从军开辟贵州一带府州县有功蒙赏兵饷伍佰两金花二支银牌一面彩缎二匹回州任事病故所生四子长万目次万喜三万成四万亮成亮俱无所生二世祖万目系钱保嫡长亲男袭故三世祖韦质韦吉韦宜系万目之子吉子现署兴隆司宜之予即会罗海司是也韦质袭故四世祖韦济民系韦质嫡长亲男袭故绝五世祖韦万喜系二世祖韦万目胞弟替袭故六世祖韦爵系万喜嫡长亲男袭故七世祖韦翫系韦爵嫡长亲男袭故八世祖韦兴宗系翫嫡长亲男袭故九世祖韦祖铉祖锦祖渊祖培系兴宗之子而祖锦移居思恩上林祖渊即往田州祖培往泗城祖铉承袭于成化九年内告占平林都铭二里归附于弘治三年内有迷昆乡及清潭乡三岔伏屢等贼首覃召管李天等反叛攻破府城杀死叶智弘治四年奉调剿贼斩获李公段李虎建等贼解报蒙兵部稽功主事刘题授奉兵部抄出东兰土知州韦祖铉破贼大胜其居首功奉旨拔清潭南乡三岔伏屢等处地方归附东兰管理并赏花红银牌部札遵奉领回州任事病故十世祖韦正宝系祖铉嫡男袭职尚有数子正蛟移居贵州正文转山东原籍正用移居安定正标移居宾州正宝袭职奉旨北征擒获张世禄有功敕封平北伯赐赏还乡正德四年奉调征寇中箭身亡十一世祖韦虎臣系正宝嫡长男年十四岁随征在营突阵抡出父尸具疏钦奉圣恩哀孝忠勇封为武夷侯敕赐扶衬西归袭故子起云时尚年幼叔虎麟颇通文墨协理州事由是官族兵目日有汉土衣冠十二世祖韦起云系虎臣嫡长亲男袭职嫡庶共生十三子长应龙次应凤三应蛟四应虬五应河六应教七应臻八应螽九应鯤十应忠十一应腾十二应萤十三应鸾鯤之子移居河池板京村腾之子文斗在兰阳州洛萤之子文葵住泗孟鸾之子文炳在武篆教之子文会在都彝起云屢奉征调两广地方有功至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奉勘合文凭升土官知州故伯祖韦应龙系韦起云所生嫡长亲男随征有功蒙。

军门给赏冠带与父同堂署事屢次征斩贼首有功蒙请奉于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奉吏部镇急字三百五十二号勘合文凭升实授土司知州仍四级服色，至嘉靖四十五年因防守省城失谨两广参题革削追实工食银两隆庆三年奉征广东广西一月斩获楼贼首兵一千余名蒙总督两广军门刘札复原职隆庆四年内征进古田等处地方杀获贼首七百二十颗解报明白蒙钦赏花银一百两隆庆五年奉部兵二府调征朦胧三峒等处地方斩获贼首级七百五十颗又蒙钦赏花银一百五十两至万历元年内奉调征进怀远县（今三江）地方斩获首级三百七十颗蒙钦赏花银一百五十两万历四年奉调征进罗旁地方斩获首贼张朝辉等首级二百余颗解报万历五年十二月内奉调征进北山等处地方瑶峒斩贼首级二百五十七颗解报应尤在任病故长伯韦文明系应龙嫡男报入宗支图应该承袭隆庆六年奉调募兵征剿古田有功未袭病故无嗣次伯文韬系应龙所生嫡次男应轮该承袭万历七年十一月内奉调文韬领兵征进八寨庙晚东欧等处地方斩获贼首级四百五十五颗生擒五名具经报查验明白蒙钦赏花银五十两万历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奉右江道郭副使奉守镇广西地方总兵官征蛮将军都督府呼金调取文韬领兵征进永宁州地方攻打马尾冲银岗等地方斩获首级四十八颗解报明白不料于万历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任病故无嗣三伯文焕因疾未袭故

无嗣四伯文奎应龙所生四子据知州目民韦颜陈蒙等告保应该承袭随该卑州备文申报经上司详允于万历十六年七月初七日调出文奎面给冠带时因地方叛乱蒙差官护送回州本年九月七日到任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内奉调征广西梧州岑溪县地方有功蒙。

董总兵奖赏花银八十两不期于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被叛弟文略杀害无嗣官母州目民印老金议查老宗支公议该州祖韦应虬系起云所生四子未袭先故父韦文第系起云之孙应虬之子伦序该承袭申蒙。

上司批允准予万历二十七年七月初四日到任办理兵粮安抚地方正妻王氏所生嫡男韦继宗经报入宗支册父文第于本年九月内奉广西军门戴调取征进广西平乐府昭平荔波县等地方斩获贼首黄公允等首级一百七十六颗解报外至万历二十八年奉两广军门戴征调贵州柳州二州出兵前至平乐越卫奉文退回各土官兵同年九月奉巡抚广西军门杨调征广西柳州府怀远县斩得首级七十六颗解报不料于万历二十九年三月被庶生韦文灿承袭掌印管理时有州族目韦应鯤韦俸龙车冯显李宝陈图乡老韦文斗韦文葵不服赴上司告保韦文第正室王氏所生嫡男韦继宗承袭上司印呈三院司道行查复实题准韦继宗袭父职领札差官护送回州已于万历三十一年六月初三日到任管事八月奉广西军门戴巡抚杨调征本省思明府地方斩获陆逆等贼首级八十三颗俱经解报明白外又分守右江总管左兵巡道孙右参议守镇广西地方总兵管左七军门都督王金事行奖准志愿请纓贞可嘉蒙赏银五十两继宗娶妻黄氏所生嫡男光祚次男光裕又妻杨氏生三男光祀经已报入宗支图通申三院司道及本府论父继宗被谋杀身亡该光祚承袭于天启七年七月初七日奉守右江道丁副使给札回州袭职于同年八月二十日到任视事办理兵粮病故其子兆虎兆象等因年幼未能管理地方有庶室杨氏所生光祀不堪协理州务，故公议详请光裕之子兆黑协理代理州务兆黑袭职于康熙八年病故韦国宗系兆黑长男子于康熙九年袭职因年少得叔父兆统协理同署管理地方康熙十九年病故无嗣传归光祚长子兆虎顶袭未袭病故由弟兆象承袭康熙二十六年兆统病故其子至凤山立城韦兆象乃光祚次子该承父职于康熙十九年往荔波报请麻部堂呈宗支图蒙吩咐回东兰运粮有功奉广西郝抚院准命袭职颁给印信回州管理地方康熙二十三年内奉总督两广部堂麻调带土兵前赴荔波县随师征剿叛贼黄明有功蒙提叙在案缘因前遭逆乱之后地方多叛承袭未定蒙升任抚都院范将印信委发柳州姚通判亲抵查详嫡支随于二十四年内奉调赴省城审查嫡支当蒙发印信回州管理蒙提准承袭颁发号币任事十余年因息病辞职具文请以子韦国栋承袭国栋乃兆象长男总督两广部院鄂会核具题于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奉旨准袭至康熙四十三年三月内换发号币管理地方不幸于雍正元年十月初十病故具报本府通详以官伯韦朝辅承袭祖职蒙总督两广部院孔会核具题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旨准袭东兰土知州之职于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部颁发号币任事管理缘官伯韦朝辅详报土目韦咬滋扰地方一案事经本院徐提审将东兰所属之东院长江隘洞都彝泗孟武篆内六哨地方设立流官知州管理以土知州韦朝辅改授土

知州同知之职分管凤山芝山长里奔农黎拉泗苟(4)外六哨地方等由议详蒙总督云贵两广部院。

鄂会疏具题于雍正七年十三日奉旨依议于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遵将东兰土知州印信呈缴流官知州开用即于本年九月初六日接领部颁雍字六百五十六号东兰州同知印信一颗开用管理不幸于雍年十一年正月十三日病故官祖韦国栋共生四子长朝辅系侧室卫氏所生次朝佐系庶室黄氏所生三朝俊系庶室所生四朝袞系庶室黄氏所生先已身亡正妻岑氏从无所出官伯韦朝辅病故其妻潘氏并无子嗣朝佐系已故土知州韦国栋庶室黄氏所生次子即朝辅二弟应袭职具宗支图册给详请布政司转详总督云贵广西部院尹于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题本月二十六日奉旨准袭东兰土知州同知之职于雍正十三年三月十八日接领号币任事即于本年五月内为飞请咨商事案奉。

总督两广部院鄂檄调领庆远府土兵八百名赴黔省随杨威将军援剿逆苗事竣于乾隆元年八月内奉经略部院张檄调回州荷蒙册开实等军功蒙兵部遵旨议叙军功加一级随带纪录二次奉总督两广与广西提督谭檄调领本州土兵三百名进助庆远府属之南巢白土蛮贼兰明歹等方告竣又奉广西提督谭檄调为飞檄调配议土官以资援剿事案于本年七月内带领东兰永完二处土兵三百名进剿桂林义宁县所属各寨逆苗事蝗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广西提督谭檄调回进攻忻城县所属之八堡擒捕蛮贼兰明星等事竣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檄回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抵东兰管理地方，不幸于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十日病故业经报明本府转报在案兹奉布政司批委卑职哲理土知州同事务接授印信管理事务但卑土知州同实已故土知同韦朝佐正室篋氏所生嫡长男兆庶出例应承袭父职按例当符旗目土民众心悦服出具宗支图册给详请本府加结转详布政司转详署理总督部院等于乾隆八年十月二日题本月初十日奉旨准袭东兰土知州同知之职于乾隆九年六月十八日接报号币现今供职再查卑职同外六哨^[1]东至本州泗孟哨西至泗府平乐县(今凤山平乐)南至思恩府都阳司界北至本州长江哨界兹奉行查理合今将祖父功绩及管辖疆土四至界址备开造报须至册者备开历代祖宗承袭历代安葬各山姓名胪列如后(从略)。

该奏折详细记载了广西东兰韦氏土司的历史沿革以及拓疆守边的业绩。文字流畅，使人一目了然。

东兰土司奏请建祠堂奏折：

清乾隆五十七年，东兰土司韦永镇病逝，其长子韦承基尚年幼，议举荐官叔韦永仁协理州务，俟韦承基年长十五岁，另行详请承袭。故族目共议上报奏折，并奏请建祠堂：

恭闻营宫必以宗庙为先。序昭穆则春秋首重，是故天子九而诸侯五。制必遵时祭四，而大稀三，礼义不废，诚以爰闻慨见，惕于雨露之僖怆，不若陟户降庭凜于几筵之赫也。

我祖宗系原京兆籍，本山东，偕武襄以从军，于兹保障，封都彝以创业，遂倡宏基，宋元明清之带砺山河。祖父子孙之簪纓华胄，祀逾千载，历代四朝，瓜瓞而必绵，水之流而逾远，南舍北舍，无非公尔侯之裔，东兰西兰，大都吾兄弟，晋郑自然同姓，鲁卫由本一家，乃都赫赫寝庙，虽晋栋宇之规，寂寂密朱焕松云之色，神其恫耶，灵式凭何，其非所以尊祖敬宗。

国恩深，惟以享以祀之文，用宏攸跻攸宁之意，进族长而共议，配规模于前民，谨卜吉址，大建宗祠，为庑为室，位置则井然不紊，或左或右，次第亦厘然以分。此孝子兹孙所共闻。而择于某月日时，立某山向，业鸠工以元林，宣绸缪于未雨。经营伊始，敢惜两袖之风，图庆方新，颂罄一壶水之玉，惟是一木难支大厦，千狐乃成一裘。况谁非云初，岂忍拥多金而坐视，请广为推解，庶能妥呵，护以常安，用是分立印部，合欢宗支。凡我世侯之后，何惜挥末？苟在他族之流，无滋逼处去尔吝心，成尔美举，除尔鄙志，焕尔宏规，将来工竣，有余即入祠内以作本族公用数行。草草不尽，区区公事，偶尔谨此奉启

该奏折言简意赅，既颂祖宗伟绩，又表子孙立祠祭祖之德行。人生在世，孝悌为先。祖德不忘，光前裕后，此乃人之常情。

[1]外六哨指：①凤山：今凤山县城一带。②芝山：今桥音林岗及天峨县之老鹏一带。③长里：今长州砦牙一带。④奔家：今袍里、波心一带。⑤黎喇：今巴马磐阳一带。⑥泗苟：今巴马凤凰一带等处。